纪念章里的中国记忆

本报记者 申孟哲

6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中国将于9月3日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

其中的重要一项内容，就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为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或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些纪念章，将由习近平亲自颁发。

在中国与军事有关的纪念章，都与某些重大战役或者事件有关。纪念章虽然个头不大，却是一种对历史的铭记。近百年来，一枚枚纪念章承载和展示着中国的风云历史和人们的家国记忆。

沿革：颁发纪念章是军队传统

即将颁发的纪念章，并非中国以国家名义首次颁发抗战纪念章。10年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就向10位抗战老战士、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代表颁发过纪念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章名也由其亲自题写。

事实上，早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颁发过纪念章。比如，冀鲁豫八路军部队就颁发过“抗战八年纪念章”，山西新军发有“决死队四周年纪念章”，延安和辽东军区八路军部队颁发过“抗战胜利纪念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还颁发过“百团大战”证章。

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就可以发现，从建军之初，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就一直将颁发纪念章列为重要的传统沿袭下来。

1927−1937年间，虽然红军的生存环境险恶，但从全军到地方，依然有“东江暴动纪念章”“闽浙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等纪念章出现。

8年抗战之后，从解放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纪念作战区域和战役的胜利，许多军区和野战军都曾颁发过纪念章。

例如，1948年，第四野战军暨东北军区颁发“解放东北纪念章”；1949年，华东军区颁发“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和“渡江胜利纪念章”；1949年11月，西南军区颁发“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1950年，中南军政委员会颁发“解放华中南纪念章”，华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华北解放纪念章”，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解放西北纪念章”，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颁发“解放海南岛纪念章”；1952年8月，西南军区颁发“解放西藏纪念章”。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场合，纪念章不缺席的传统得以延续：1952年，依然身处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获得了“抗美援朝纪念章”；1979年，为表彰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部队，总政治部颁发了“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纪念章；1986年，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向云南边防部队颁发了“老山、者阴山自卫还击作战胜利纪念章”；2008年，为表彰汶川地震救灾中的济南军区所属部队，济南军区颁发了“抗震救灾”纪念章。

传统也成了制度。201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颁布，里面专门有名为“纪念章”的一章，详细规定了此后颁发的纪念章类型和条件——有按照服役时间长短的“国防服役纪念章”，有在边缘艰苦地区服役的“卫国戍边纪念章”，有因公牺牲、致残的战士领受的“献身国防纪念章”，有出国执行维和等任务的“和平使命纪念章”，也有抢险救灾、反恐维稳等“执行作战和重大任务纪念章”。

红军十周年纪念章（1937年）

解放东北纪念章（1948年）

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194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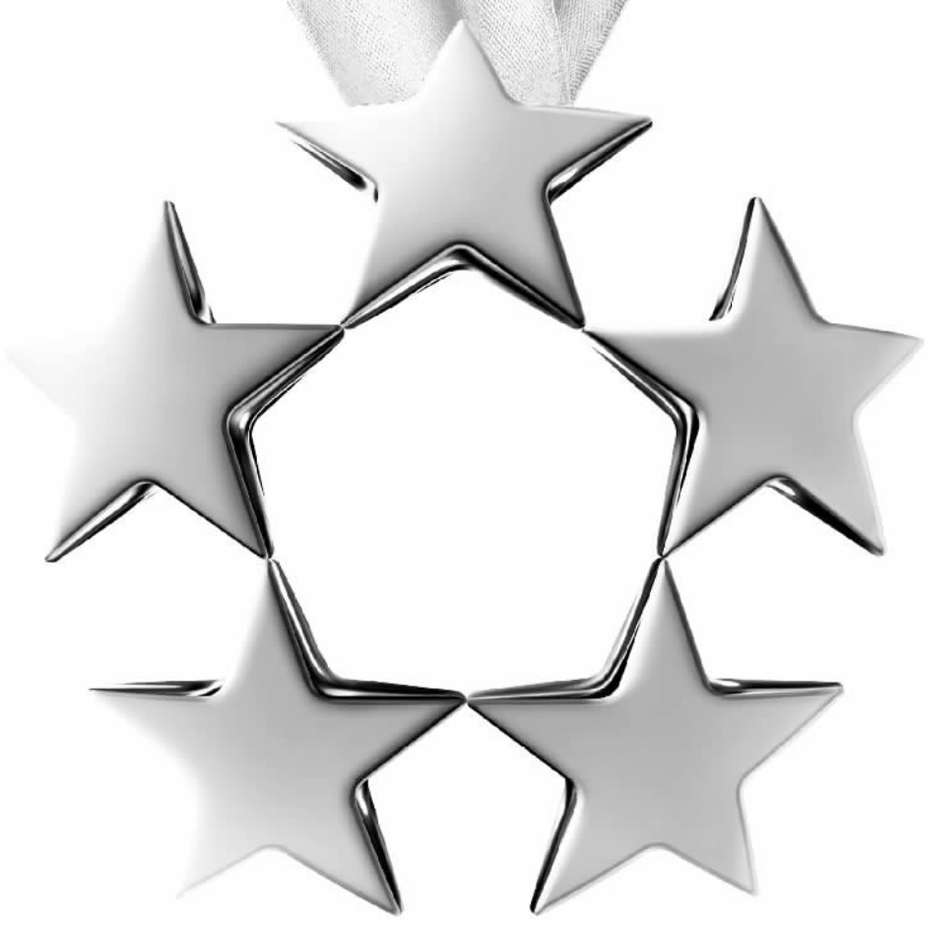
华北解放纪念章（1950年）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05年）

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纪念章（1979年）

抗美援朝纪念章（1952年）

解放西藏纪念章（1952年）



制图：潘旭涛

定格对英雄的尊重

申孟哲

每次看与二战有关的纪念仪式，都是一个沉重的时刻。在那场人类再不愿看到的灾难中，数以千万计的人死去。英雄们的不屈抗争，换来战后数十年的相对和平。

而每一次看这种仪式，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兵总是让人印象深刻。历经岁月洗礼，他们或许步履蹒跚、腰板佝偻，但眼神依然坚毅。而他们的胸前，大多挂满各式各样的勋章。

给英雄人物发奖章、勋章、纪念章，是许多国家的通行惯例。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奖章”，美国的荣誉勋章，法国颁给二战老兵的诺曼底登陆纪念章，都属此列。

这些挂在老兵胸前的纪念章，与遍布全身的疤痕一样，背后都有故事，有枪林弹雨和炮火隆隆，有军人所有的骄傲和自豪。正如那句话所言：老兵不死，只是慢慢凋零。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这件“戎”事，需要纪念章、军功章这样具有仪式感的事物予以特别纪念。唯其如此，保家卫国、英勇战斗的精神才会代代相传，民族的历史记忆才不会断档，人民对英雄的尊重才得以定格。

制式：将历史定格成画面

从1927年到1952年，由于战乱频仍，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并无颁发和制作纪念章的统一规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上至中央军委，下至团级部队，广至全军官兵，窄至一时一地，都曾经为了纪念不同的事件而颁发过不同的纪念章。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军队颁发的纪念章林林总总，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样貌。

这些纪念章材质各不相同。抗战时期，由于条件艰苦，各地颁发的纪念章材质各异，除了有银质、铜质之外，还有铁片、胶片质地。解放战争及之后，随着条件改善，银质和铜质纪念章逐渐成为主流，配以铜质镀金、铜质镀银、紫铜、红铜、珐琅等材质，一些高级别的纪念章还有金质款。

要将历史事件融在直径35−60毫米的纪念章中，就需要精心的设计。

比如，第一枚解放纪念章——“解放东北纪念章”，正面中央是一幅东北轮廓图，上面是一面“八一”军旗招展开来；在环饰的光芒中，左右是麦穗和齿轮，下部是五星军徽；中间还写有“解放东北纪念”和“1948”的字样。

又如“解放海南岛纪念章”，铜制镀锌的画面里，蓝色波涛为底，一支插有八一军旗的舰队正乘浪前行，背景为蓝天白云，画面疏朗大气；1953年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抗美援朝纪念章”，则没有描绘战争场景，而是一只简单的白鸽，上书“和平万岁”四字。

10年前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设计感就更强了：象征武装斗争的六组利剑组成六角形徽章基座，向内的合力象征抗战统一战线；纪念章正面铸有五星图案、象征和平的鸽子和橄榄枝、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还有手持大刀的八路军战士和手拿地雷的老百姓合力抗敌战斗的场面；和平鸽的双翅构“VICTORY（胜利）”的第一个字母“V”，象征抗战胜利。

纪念章和奖章、勋章性质不同。相对于后者“嘉奖功勋”的功用，纪念章的纪念意味更浓。换句话说，在中国军事体系的徽章中，奖章、勋章一般颁给作出贡献、具有功勋的人物，需要有相应的事迹和军衔级别；而纪念章的颁发范围则更广，只要参与历史事件当中，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纪念章。

例如，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颁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其范围就含括“所有参加抗美援朝的人员”，发行量超过250万枚；“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发放范围则为70多万名抗战老战士、爱国人士、抗日将领及国际友人。

而中国军队的奖章、勋章，发放数量则少得多。土地革命时的红星奖章，新中国成立后纪念不同战争时期的八一、独立自由、解放勋章与奖章，其发放资格有严格的限定，只有少则数人、多则数万人能获得此类奖章。

铭记：镌刻家国记忆

今年4月15日，32名参加二战的中国老兵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由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颁发的二战胜利70周年“战争胜利纪念章”。每一枚奖章都附有带编号的具名证书，以表彰这些老兵的卓越贡献——二战爆发之时，他们曾在苏联与苏军并肩作战。

这种由外国发给中国战士纪念章的做法并非孤例。60年前，朝鲜也曾颁给入境参战的中国志愿军战士不同款式的纪念章。

对于参与历史事件的人来说，纪念章的颁布是国家的一种承认、尊重和褒奖；对于全军战士来说，和表彰英模的军功章、奖章、勋章一样，纪念章也会激发起军人保家卫国、奋勇争先的士气和意愿；而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适时颁发纪念章不仅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国家行为，更体现出对历史负责、铭记集体记忆的国家态度。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创建之初延续至今的纪念章传统也说明了这一点——几乎在每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背后，都有纪念章的身影。如果把这些纪念章陈列在一起，甚至可以辨认出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带领群众土地革命到领导全国抗战、从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整个历史脉络。

时至今日，阅读“解放华中南纪念章”的颁发词，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金戈铁马的历史脉动：“鉴于我第四野战军南下以来，渡长江、出洞庭，创白匪主力于湖南，歼残匪全部于粤桂。时仅半载，消灭敌军百数十万，使中南大陆得以解放。为着褒奖我英勇无比和艰辛备尝之全体指战员同志们的不朽功业，曾决定颁发解放华中南纪念章。现在我渡海作战部队，又横跨海峡，直指琼崖，经过激烈血战，歼灭岛上残匪，使海南岛业已宣告解放，并从而使我中南地区全境解放，使我一亿四千万英勇勤劳之中南人民得以从此进入全面和平建设之新历史时期。值此欢庆中南全境解放之际，特此正式发布命令颁发该纪念章……以彰其功，并传于永。”

山西太原老兵古忠孝曾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等纪念章。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江苏盐城抗战老兵祁政的光荣回忆。
陈益宸摄（新华社发）